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六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九

起屠維赤奮若盡
元默執徐凡四年

神宗顯皇帝

萬厯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免元旦朝賀自
是每元旦皆不視朝矣 丁巳太湖宿松賊劉汝國等
作亂先是蕪黃盜首梅堂作亂汝國故犯法繫獄蕪州
乘衅逸出附堂白晝搶掠蕪州知州徐希明募居民潘
按集壯丁禽堂誅之汝國逃至太湖縣糾番僧剽客等
嘯聚焚劫自稱順天安民王會旱災招致饑民數百人

勢愈熾至是焚楓香亭前二驛事聞詔安慶湖廣撫臣

會南京操江都御史合勦安慶指揮陳越敗沒

攷異據大事記

從信錄載劉汝國附梅堂作亂事在十六年堂既誅汝

國逃至太湖遂有是年正月燒驛拒捕之變惟指揮陳

越之死諸書不見本

紀蓋據實錄今從之 二月都司周宏謨討劉汝國等

遇賊于麻尖戰敗蘄州州判陳策死之宏謨亦被傷走

巡道陳吾德分兵屯太湖宿松會黃梅知縣來三聘桐

城知縣章守誠俱率兵赴援分路竝進賊焚營逃獲策

尸身中三鎗官兵追賊至金堂寺太湖鄉兵張惟忠生

禽汝國斬于安慶市遂平之

攷異明史本紀二月丙申吳淞指揮陳懋功討平之

謂平太湖宿松賊也證之大事記從信錄通紀諸書無陳懋功之名而據大事記所載其年江南太湖賊作亂

撫按檄吳淞兵討之同是在年疑本紀誤以爲太
初縣也陳策之死具見諸書今據之不著日分 是

月下工部主事饒伸于獄初戊子鄉試庶子黃洪憲主
順天大學士王錫爵子衡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預焉
禮部郎中高桂因摘中式可疑者八人竝及衡請覆試
時八人中有舉人屠大壯文獨劣禮部侍郎于慎行擬
乙竄之都御史吳時來等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
擬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悉留之且奪桂俸錫爵
大憤復上疏極詆桂于是伸不平抗疏言張居正三子
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舉不足
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

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訐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憊人今又巧護已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疏既入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閣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于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上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甯御史林祖述等復劾伸及桂以媚執政御史毛在又侵及祠部主事于孔兼謂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罷于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

沽名而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

士多咎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叙用起伸南京工部主

事改南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陔餘叢考伸論劾御史

六年下據戊子鄉試牽連竝記也諸書皆系之是年二月

月從信錄以爲二月十一日下獄證之本傳言許國方

典會試入闈時行錫爵竝杜門求去閤中遂無一

人云云是伸之下獄實是年二月事也今據書之三

月丙辰不視朝免陞授官面謝自是臨御遂簡 癸亥

雲南永昌衛兵變 乙丑賜焦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月北寇犯義州入太平堡把總朱永壽等一軍

盡沒 南京吏部侍郎趙志臯疏請保護聖躬畧曰臣

于邸報中見免朝之旨又見批答大學士王錫爵疏云

朕自去年以來動火頭眩不耐勞煩欲以靜攝非安逸
怠荒臣私心竊有疑焉皇上春秋鼎盛稍有不一養
旋復何自冬相延至今也得非九重之內可以自肆將
逸欲而不之儆乎萬幾之暇欲以自娛將耽樂而不之
節乎嬾婉在側而衽席之愛不能自割乎聲樂在御而
麇麇之好不能自克乎有一于此皆足以損真伐和耗
傷元氣元氣傷則致疾蓋有由矣臣惟人心必有所寄
寄于嗜慾則念在嗜慾寄于存省則念在存省宋儒真
德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願日臨講幄御經筵與儒臣講究義理退則覆玩詳繹

則此心寄于學問而他念不足以入之矣又願如常視
朝數召公卿商推庶政退將所上章奏徧閱深省則此
心寄于治道而他好不足以奪之矣臣叨近侍保護之
義與有責焉而一念忠愛之心耿耿不容自己也疏人
報聞攷異此疏明史志臯本傳不載今据明鑑增夏四月己亥王家屏還

朝復入閣晉禮部尙書廣東始興妖僧李圓朗作亂

犯南雄有司討誅之是月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皆大

旱五月辛亥酉甯衛天鼓鳴地震越七日復震攷異

天文志書之五月庚申今据三編五月日中日分是月順義王徹哩克西徙

假道甘肅趨青海是時套部布色圖遣使邀之遂以赴

承華爲名自是套寇遂出沒塞下 六月甲申浙江大風海溢杭嘉甯紹台等處解宇傾圯碎官民船墜溺死者二百餘人 己丑永昌亂卒平 乙巳發帑金八十

萬遣給事中楊文舉振南畿浙江饑 是月廬州鎮江

地震

攷異明史五行志佚此亦据三編補

河決夏鎮是時黃水暴漲決

獸醫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內河初潘季馴之塞崔鎮也原築堤岸束水歸漕嗣後水發河臣輒加堤而河身日高于是督漕僉都御史楊一魁言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宜測河身深淺隨處挑濬而於黃河分流故道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給事中王士性則請復老

黃河故道季馴再至言黃水濁而強汶泗清且弱交會
茶城伏秋黃水發則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所必至然
黃水一落漕卽從之沙隨水去不濬自通縱有淺阻不
過旬日但宜嚴古洪內華諸閘之禁攷異明史運河志
黃河隆慶間濁流
倒灌稽阻運道郎中陳瑛移黃河口
于茶城東八里建古洪內華二閘使黃漲則閉閘以
遏濁流黃退則啟閘以縱泉水則河漕俱有益矣上從

其言乃罷黃河故道議未幾河患益甚季馴請先塞決
口詔趣興工是夏輔臣王錫爵以自今年三月以來
常朝日期盡行傳免經筵日講至今未開留中諸疏動
至經時冊建吉期杳無明示乃上疏極言之不報而王

家屏被召入閣三月未得見亦以爲言請因聖節御殿受賀禮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亦不報

秋七月己未浙江杭州紹興温州三府地震是月福建

福州興化二府地亦震攷異浙江地震見明史五行志福建地震据三編補禮

部尙書朱賡以憂去以吏部侍郎于慎行陞任代之

八月壬寅嚴匿名揭帖之禁是月以萬壽節御殿受

朝賀閣臣王家屏固請之也朝罷遣中官諭家屏獎以

忠愛家屏疏謝復請上勤視朝居數日上爲一御門延

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攷異据從信錄在是年八月十五日卽萬壽節也今系之八月

下九月己未北寇復犯遼東平虜堡備禦李有年把

總馮文昇皆戰死李成梁選鋒沒者數百人敵大掠瀋

陽蒲河榆林八日始去

攷異明史本紀不具此据明史稿月日證之李成梁傳皆土默

特所糾之東西二部所云腦毛大合白洪長昂諸名目三編皆無譯今連上文三月犯義州事俱以北寇書之

冬十月癸未停刑

癸卯黃河決口工成

十二月

己丑諭諸臣遇事毋得忿爭求勝時廷臣以科場事與王錫爵相攻訐饒伸既罷攻者益不已竝侵首輔申時行而時行錫爵之黨復反攻之乃有是諭是月大理寺評事雒于仁疏獻四箴以規上過略曰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庶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

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尙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貨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擄宮女明日拱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雎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尙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

當何如孟軻有取于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
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
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利于
陛下不便于左右深有利于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
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
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幽獨之中
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
義者卽鼎鑊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
言卽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因上酒色財氣四箴疏
入上震怒會歲暮留中十日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

攷異

帝以于仁疏示閣臣在明年正月故諸書皆系于仁上書于是年十二月傳中所云歲暮者是也爲明年于仁罷斥

張本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朔不御殿召見閣臣申時行等于毓德宮以箴于仁四箴疏示之上自辨甚悉將寘之重典時行等委曲慰解見上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以爲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卽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上乃領之居數日于仁引疾遂斥爲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頃之上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上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

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
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時上每遇講期多傳免申
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吏部尙書楊巍罷魏素清操有時望然年耄飢餒多
聽柄臣指揮自居正敗後言路張甚于是政府與銓部
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令吏部盡除
異己者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
汰魏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而
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羣情失望去年
夏上久不視朝中外疑以張鯨不用故託疾巍率同列

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魏等復請上不悅責以沽名至是遂致仕命乘傳給廩如故事 土默特之族布言台

珠爾

即卜言台周見前

鴻台吉等糾西部深入遼瀋李成梁潛

遣兵出塞襲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報首功二百八十得增祿蔭未幾復深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 直隸順德府地震星隕如火隱隱如鼓聲 三月

乙卯夜初更代州一星墜聲如雨光如燭有頃天鼓鳴

如雷庚申有大星自東南帶火流于西北

攷異是月星隕星流明史

天文志佚三編据實錄增

是月直隸大名府諸處狂風晝晦天色

忽黑忽赤山東兗州諸處黑風揚沙壞城樓廨宇廬舍

河南開封彰德衛輝歸德等處風薶拔木傷稼天氣黑
赤刀鎗上俱起火光壞城郭廬舍墜溺死者三百數十
人 改戶部尙書宋纁于吏部工部尙書石星于戶部
命督陵工工部尙書曾同亨回部管事 楊魏之罷也
都御史吳時來欲代之以宋纁名出已上兩疏劾纁因
杜門乞休上不許卒以纁代魏于是吏部員外郎趙南
星疏陳天下四大害畧曰竊見楊魏乞休左都御史吳
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尙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
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
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尙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

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爲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于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入朝論難之然其所抨擊悉時相所庇于是南星遂不得

久于其職云 夏四月癸未京師旱錄四 甲申振湖

廣饑 五月吳時來罷時來初以直竄聲振朝端再遭

挫折沈淪十餘年晚節遂不能自堅自趙南星劾後言

官交論之乃乞休去改刑部尙書李世達爲左都御史

以南京吏部尙書陸光祖爲刑部尙書 六月己卯免

畿內真順保大四府被災夏稅 甲申青海部長浩爾

齊舊作火落赤犯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沒時諳達孫徹

哩克西徙遠邊于是套部章圖哩等舊作莊據水塘布

色圖卽卜失菟見前及浩爾齊等據莽拉舊作莽刺聶恭舊作兩川

而浩爾齊尤桀黠數爲邊患 乙酉更定宗藩事例始

聽無爵者得自便 是夏輔臣王家屏以久旱上言邇者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今日况套賊跳梁于陝右土蠻猖獗于遼西貢市屬國復鴟張虎視于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凌雜祇飾靡文綱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倖之風啟陛下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竝寢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閭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

不能自己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 秋七月庚

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浩爾齊再犯河州臨洮總兵劉

承嗣與戰敗績游擊李芳等死之寇掠內地凡二十餘

日 乙丑召見閣臣議邊事命廷臣推舉將才諭曰將

材不拘文武昔之杜預諸葛亮皆文臣也申時行等以

款貢請上曰貢市豈可久恃徒使敵人驕蹇輕中國耳

時行等唯唯而退 己巳以兵部尙書鄭洛經畧陝西

四鎮及山西宣大邊務初洛總督宣大撫順義王及三

娘子有恩三娘子先佐諸達主貢市諸部皆受其約束

及徹辰汗襲封

徹辰汗即乞慶哈譯見前三編又作車臣汗

年老且病欲妻

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眾西走徹辰汗自追之貢市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徹辰汗雖王無益乃使人誘

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

子聽命未幾徹辰汗死

在十四年

子徹哩克襲

徹哩克三編又作齊里克

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無主

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

封別有屬也徹哩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嗣封竝

封三娘子

封徹哩克及忠順夫人見十五年

洛乃上疏請定馬數宣府

不得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備

以防盜竊且無輕過其部落馳獵上皆嘉納之至是延

臣交薦洛遂有是命

攷異鄭洛撫順義及三娘子事見明史洛傳傳中以辛受撫順更名

乞慶哈嗣封順義王而摺韃韃傳則以乞慶哈爲黃台

吉之更名然則辛受黃台吉乞慶哈實一人而異名也

惟摺前後奏報疏中或以爲一人或以爲二人不可攷

而三編目中摺明史洛傳又以徹辰汗爲上海之更名

蓋本之實錄則一人而四名矣今但八月癸酉詔停

摺徹辰汗鄭訖書之餘詳攷證中

徹哩克市賞時鄭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

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

者卽勒兵拒之又以徹哩克在仰華卽青海見上諸部皆挾

之爲重請停貢市以趣其東歸上皆從之九月庚子

減蘇杭織造之半鄭洛旣行邊而廷臣實主款議御

史萬國欽乃抗疏劾申時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

輔臣議戰守而輔臣于召對時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
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
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債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
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甯之敗肅
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
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
漫無成畫寇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
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
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
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

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于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上謂其淆亂國事誣污大臣謫劍州判官 冬十月戊寅振臨洮被寇軍民 是月廷臣以儲位未定交章請冊立閣臣至合疏以去就爭上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爲悖逆申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再爭杜門乞去獨王家屏在閣仍請速決大計上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卽于冬間議行否則待踰十五歲家屏以口勅難據欲上特頒詔諭立具草進上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

家屏喜卽宣示外廷外廷歡然而上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 十二月甲申遣廷臣九人分閱邊防時兵部題奏邊防廢弛閱視宜嚴乃于九邊各遣御史一人往並嚴覈邊臣之失事者參劾重處 是月套部布色圖西犯永昌欲入青海總兵官張臣禦之于三道溝相持月餘總督鄭洛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 是歲播州宣慰司楊應龍叛應龍者故宣慰司楊耀之裔相之孫也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相走水西客死烈遂嗣生應龍隆慶六年襲父

職數從征伐恃功驕蹇貴州巡撫葉夢熊巡按陳效並
疏應龍凶惡諸罪請勘問而是時四川巡撫李化龍方
調播州兵防禦請免勘由是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
猜狠阻兵嗜殺所轄五司七姓悉畔離夢熊議改土爲
流悉屬重慶應龍遂萌叛志明年其妻叔張時照與所
部何恩等上變告應龍反夢熊疏請發兵勦之而蜀中
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十百數皆其彈壓且
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剪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
主撫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詔蜀撫按
勘聞

攷異 據明史土司傳請勘在是年
告變在明年今彙書于是年之末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緬甸寇雲南之永昌騰越初隴川
既平孟養蠻莫皆來附乃增設安撫長官司連年緬人
攻之或降或叛至是莽應襄復率緬兵圍蠻莫蠻莫酋
思化告急官兵備騰衝裨將萬國春夜設火炬爲疑兵
緬人懼而退追敗其衆 二月乙酉總兵官尤繼先擊

莽拉川之餘黨逐走之時鄭洛方入西甯控扼青海徹

哩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

輸罪請歸于是浩爾齊及賓土

卽賓菟

子之據兩川者

卽莽

拉聶恭雨
川見前

皆夜遁洛乃遣繼先逐其餘黨趣徹哩克北

歸洛焚青海置戍西甯歸德而還

三月丙辰有星如

昔長尺餘厯冑室壁長二尺 閏月丙寅朔彗星入婁

丁丑以星變敕羣臣修省己卯以星變責言官欺蔽
給事中御史俱停俸一年禮部主事湯顯祖上疏畧曰
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
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
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
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于外于是無
恥之徒但知自結于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
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
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

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甯攻擊
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狼見任用夫陛下方責
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
者四朝廷以高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
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
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
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君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
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
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甯誠諭輔臣省愆悔過上
怒謫顯祖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

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臨川人 是月昌

平州地震

是春起致仕南京戶部尙書魏學會以兵

部尙書總督陝西延甯甘肅軍務閣臣王錫爵薦之也

攷異據明史本傳起魏學會在是春爲下文主討張本

夏四月丙申朔享太廟

遣官攝行自後以爲常

是月改刑部尙書陸光祖于

吏部以宋纁致仕代之也上嘗書光祖名于御屏擢刑

部未及一年遂長六卿時上方起趙錦代光祖御史王

之棟言二人不當用上怒貶之棟雜職

五月壬午四

川四哨番作亂巡撫都御史李尙思討平之 是月吏

部尚書宋纁卒纁前爲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
籌緩急上下賴之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黠
吏于政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于官謚忠敬初
石星代纁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
朝廷錢穀甯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
羨則侈心生矣星憮然或有言漕糧宜改折者纁曰太
倉之儲甯紅腐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時中外
陳奏上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亦不加罪
于愼行稱上寬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
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蔽省檄置勿問則如痿

痺不可療矣時以爲至論 六月王子大學士王錫爵
請歸省初錫爵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
宥故鄖陽巡撫李材皆不報嘗因旱災自陳乞罷上優
詔留之未幾偕同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尋以母老
爲言許之賜道里費遣官護行 秋七月癸未申諭廷
臣有肆行誣譏大臣者重治之輔臣許國請之也國性
木強遇事輒發無大臣度尤忿疾言者數與爲難會福
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
外小臣爭務攻擊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
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遂有是詔 是月

南紹蘇松常五府海溢大水詔蠲振有差西甯星隕

天鼓鳴甘肅廣西地震

致異西甯星隕及天鼓鳴但據三編增儲

八月丁

酉振河南饑竝蠲被災田賦

初廷臣爭請建儲上諭

閣臣許以二十年春舉行是月工部主事張有德預以冊立儀注請上怒命展期一年奪有德俸而內閣中亦有疏入申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實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于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爲自交官掖之謀歟人有黃正賓者以貲爲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

附清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詆時行上大怒杖正賓與大

紘竝斥爲民時行遂不能安于其位云

張有德請儀注羅大紘劾

時行證之明史大紘及時行本傳皆持書是年八月蓋時行以九月致仕八月正在告時也此事本紀不載而紀事本末系之十月尤誤

今據明史本傳改入八月

兵部尚書王一鶚卒改百

星于兵部代之命倉場戶部尚書楊俊民回部管事

九月壬申許國致仕甲戌申時行致仕方張有德之請

儀注也時行在告而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

之乃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上及時行密疏辯上遂專

責國謂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累疏求去時行

亦以屢被劾相繼去國初與時行無嫌會浩爾齊犯邊

時行主款國獨謂寇渝盟犯順宜一大創之上心然國
言以時行方柄政不能奪會時行門生給事中任讓劾
國庸鄙而國門生萬國欽先劾時行疑爲報復至是二
人竝罷論者謂國之去以爭執差勝于時行之以被論
去也時行在閣九年政令務承上指不能有所匡正又
懲居正綜覈之弊一切務爲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
漸至不振云 丁丑以吏部侍郎趙志臯爲禮部尙書
前禮部侍郎張位爲吏部侍郎皆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申時行旣致政密薦二人自代遂用之吏部尙書陸
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

之門志臯位因疏辭不允

三編發明曰申時行以被劾乞歸或恐有媒葉其後者因薦所知趙志臯張位自代考志臯與位旣入閣後亦無卓然表見之勲業時行之密爲引進固不無植黨樹援之意然謂必出廷推亦非確論明代用人特重此典部臣邊將率皆由此擢選繼乃輔贊機務亦皆付之公舉以附于枚卜合同之義而伐異黨同從此樹立門戶甚至各挾私人忿爭朝堂弼諧亮功之謂何曷思進退人才當一秉諸乾斷庶太阿之柄不至下移密薦廷推二者皆不能無流弊耳

戊寅振嘉湖饑 是月禮部尚書于慎行罷慎行以去

年兩請建東宮及出閣講學嚴旨切責不爲懾越日又

言臣部職掌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上

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竝僚屬皆奪俸已以山東鄉試

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驗言官遂劾禮官坐停俸慎行

引罪乞休累疏上乃報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

寢以禮部侍郎李長春爲本部尚書 是秋湖淮竝溢

泗州大水州治渰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

陽復河決江都邵伯又因湖水下注田廬浸傷工部尚

書曾同亨上其事議者紛起乃命工科給事中張貞觀

往泗州勘視水勢 冬十月癸巳京營武弁譁于長安

門時工部尚書會同亨督工請清釐內府工匠會同亨
弟監察御史乾亨請裁冗員以裕經費京營諸武臣謂
減已月俸也大譟伺同亨出朝圍而辱之閣臣王家屏
遺諭之曰天下有叛軍甯有叛臣若曹于禁地辱大臣
罪且死乃散去尚書石星言貴臣被辱太傷國體給事
中鍾羽正亦言之不報家屏力爭乃奪掌後府定國公
徐文璧祿半歲同亨屢疏乞休不允 十一月遼東總
兵官李成梁罷是年閏三月給事侯先春閱邊成梁謀
邀搗巢功使副將李甯等出鎮夷堡潛襲板升殺二百

八十人師還遇敵死者數千人成梁及總督蹇達不以
聞巡按御史胡克儉盡發其先後欺罔狀語多侵政府
疏雖不行成梁由是不安于位及先春還朝詆尤力上
意頗動成梁再疏辭疾言者亦踵至至是上竟從御史
張鶴鳴言解成梁任以甯遠伯奉朝請

致異成梁之罷
明史本傳特書

于是年十一月三

十二月甲午詔定戚臣莊田

癸

丑延綏總兵官杜桐擊河套寇敗之時河套部長土昧

明安

三編無譯
今仍舊

入市畢要請增賞總督魏學會遣桐及

神木參將張剛孤山游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
馘四百八十餘級學會以功加太子少保學會至鎮時

鄭洛方主欵與學會議不合陝西巡撫葉夢熊助之初

順義王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

事見隆慶四年

學會亦爲高

拱言不便至是徹哩克助叛學會夢熊欲遂討之詆洛

玩寇會徹哩克東歸浩爾齊等部亦徙去學會奏徹哩

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于嘉峪欲助套寇其說本得之

傳聞而朝士爭附和之王錫爵悔薦學會具疏言狀又

遺書責夢熊而兵部尙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宣大事急

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會疏不問學會始終主勦是役也

雖非殺降實以誘敵明安既死其子揚言復仇未幾而

邊衅復起

攷異事見明史學會本傳中爲明年時拜煽諸部作亂張本

是月起引

疾南京右都御史孫丕揚爲刑部尙書時召趙錦未赴而卒張國彥未任亦致仕乃起丕揚代之

二十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上大怒摘疏中誤書宏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上益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之請與同謫吏科給事中舒洪緒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上益

怒出宏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竝以雜職徙邊方大學士趙志臯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給事中陳尙象復爭之坐斥爲民于是戶科左給事中孟養浩御史鄒德泳戶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論救而養浩極言有五不可畧曰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旣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旣遲回于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于冊立是重啟天下之疑不可者

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作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疏入上尤怒養浩疑君惑衆丙戌命錦衣衛杖之百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竝貶一秩出之外獻可羽正宏緒亦除名當是時上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不已禮

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
吏科左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救上怒加甚奪嗣
成職名儒謫邊方又追怒德泳懋遜等竝削籍禹謨等
停俸有差禮部尙書李長春等亦疏諫上復詰讓獻可
養浩永不叙用自後中外交薦悉報寢 初張有德之
請冊立儀注也奉旨再展一年時巡按廣西御史錢一
本以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乃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
建儲畧曰陛下所以遲遲冊立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
爲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
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

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
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于
母皇元子之母壓于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
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
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
今則草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倖
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
下先曾失言于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斷盡
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
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

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留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懇直上銜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託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追斥一本爲民是月御史馮從

吾抗疏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
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
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斁之
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
右一言稍違輒撻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
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
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
甚上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
尋告歸 寇犯遼東游擊柏朝翠敗沒 二月己酉甯

夏博拜反

舊作吟拜

博拜西部人嘉靖中得罪其酋長父兄

皆見殺博拜伏小草中得免來降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至上卽位之十七年博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告警上遣科臣巡九邊尙寶丞周宏禴以御史往甯夏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併博拜義子布延等博拜雖告老居恒多蓄著頭軍聲稱報國會經畧鄭洛檄夏鎮調發巡撫黨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博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陳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博拜怏怏去至金城

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取徑塞外寇騎遇之皆
辟易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黨聲每裁抑之且欲覈
博拜冒糧罪而以承恩強娶民女爲妾錐之二十布延
文秀又以陞授事怨聲會鎮戍請冬衣布花月糧久勿
給坐營江廷輔請給銀以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
不可長彼不畏族乎軍鋒劉東暘拔撫署前鹿角作忿
狀博拜啖之曰若輩任爲之遂羣哄不可制東暘者靖
虜衛人素梟桀有異志于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
張維忠素鮮威望爲衆所輕見衆驚懾不能彈壓衆露
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馨急匿水洞索得刖至書

院同繼芳戮之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刦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維忠自縊死東陽遂自稱總兵聽博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布延左右參將挾慶王代請貰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總督尙書魏學會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郤龍諭降東陽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甯夏不者與套騎馳潼關也承恩徇王泉營遊擊傅垣拒守千戶陳繼武執垣降徇中衛及廣武參將熊國臣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

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金帛誘套部珠爾圖等許

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

致異明史本紀

書序拜反于三月戊辰蓋據實錄奏至之月日也序拜

之反諸書具有月日皆在二月明史魏學會傳亦書之

二月其起事以二月十八日大事記以爲己酉是月壬

辰朔己酉正十八日也殺巡撫副使卽十八日事今據

之

三月戊辰總督魏學會以博拜反狀聞時學會聞

變檄副總兵李昫率游擊吳顯趨靈州別遣游擊趙武

趨鳴沙洲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以當賊衝

辛未輔臣王家屏致仕家屏以封還御批忤旨遂引疾

乞罷上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

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君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于

載沒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
愆莫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
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矣上
益不悅遣內侍至其邸責之于是求去益力詔馳傳歸
家屏柄政止半載以愆直去國朝野惜焉 壬申詔魏
學會討甯夏賊 戊寅賜翁正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月李昫分兵渡河先後收復河西四十七堡惟
甯夏鎮城尙爲賊據會套部珠爾圖等控弦三千騎至
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奉以河東西地圖套人聲言已
與博拜爲一家博拜及土文秀俱易服合兵攻玉泉急

布延引珠爾圖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設伏南關佯敗

誘之入伏兵射殺布延玉泉圍解套寇遁出塞

攷異据大事記

紀事本末昀以三月四日趙靈州初十日後進兵渡河收復各堡二十日進攻套寇二十九日射死布延皆三月以內事今並

吏部尙書陸光祖罷初吏部權爲內

閣所奪至宋纁始力矯之纁遭挫光祖不爲懾嘗以事

忤申時行時行不悅及趙志臯張位以時行薦入閣光

祖又力持之是年春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

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爲外更有物議悉論黜

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頃

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文選郎王教以下盡逐光

祖謂事由已引罪乞休爲郎官祈宥不許及會推閣臣
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
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以王時槐蔡悉王樵
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
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馳驛在籍五年卒贈
太子太保諡莊簡 以南京兵部尙書孫鑰爲吏部尙
書鑰故都御史燧季子陞之子也自南京吏部改兵部
參贊機務命甫下會光祖去廷推鑰代者再乃召用之
夏四月甲辰以總兵官李如松提督陝西軍務討博
拜如松成梁子也初隨成梁立功累陞至副將十一年

出爲山西總兵官給事中黃道瞻言如松父子不宜並
居重鎮乃召爲僉書右府尋提督京城累爲言官所論
劾入之軍政拾遺中上終眷之不爲動召僉書中府至
是甯夏賊起御史梅國禎薦如松大將才其弟如梅如
樟並年少英傑宜令討賊乃有是命武臣有提督自如
松始已又命盡統遼東宣大山西諸道援軍 甲寅徹
哩克禽叛酋以獻初鄭洛以撫徹哩克爲魏學會葉夢
熊所劾尙書石星請召格還議款戰計洛旣至與總督
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言徹哩克已委罪浩
爾齊等具見輸誠況其部落皆已歸巢不宜以一人之

罪概絕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
吏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
議市賞在我固未爲失策也議遂定至是果獻之詔復
還二年市賞 是月李昫引兵與故總兵牛秉忠抵甯
夏鎮城下時上已擢董一奎爲總兵李黃副之已復擢
蕭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貴代黃未至昫等攻城賊于東
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
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
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
傷榆林游擊俞尙德戰死翌日許朝土文秀脅慶王上

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
近堡總督魏學會日夜趣芻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
兵道回遠所治舟亦未具乃駐花馬池俟諸軍至移靈
州頃之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州故總兵張
傑及麻貴軍皆至復抵鎮城攻之賊以延綏榆林兵出
內虛勾黃台吉之妻令其從子浩爾齊等分掠諸堡以
牽我兵而博拜子承恩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我
糧車二百學會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始解貴等
數攻城不能克賊日恣淫虐搜括城中婦女寶貨慶王
妃方氏懼辱匿土窖中死之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

師時上用石星言賜學會尙方劍督戰然賊勢方熾攻

之兩月卒無成功

攻異以上所載皆四月間事紀事本末大事記諸書自四月五日至二十

九日攻城兩次皆不克

今招學會傳彙書之李如松之督軍也時言者謂

李氏握重兵不宜假以事權上以如松出自梅國楨所

薦乃命國楨監其軍會甯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

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協力赴之未幾與如松皆先後至

軍總督河道尙書潘季馴罷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

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攻沙築隄束水爲河漕

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椿埽綜理纖悉以勞疾屢疏乞休

不允去年泗州大水患及陵寢議者或欲開傅甯湖至

六合入江或欲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
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隄以廣洩淮
之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案陳于陛
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與季馴議
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得請歸歸後三年
卒 五月倭入朝鮮逼王京初倭酋有平秀吉者薩摩
州人起自人奴初隨倭關白信長會信長爲其下所弑
秀吉遂統信長兵自號關白刼降六十餘州朝鮮與日
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夷往來互市秀吉以去冬揚言
犯朝鮮朝鮮國王李昞以聞詔兵部申飭海防至是秀

吉分遣渠帥行長清正等以舟師進逼金山鎮潛渡臨
津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畋又酒酒弛備猝聞難望
風皆潰畋奔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瑋攝國事已復走義
州求內屬 巡撫朱正色渡河方議戰而賊詭詞乞降
正色以前總甯夏兵張傑故與博拜善遣傑入城招之
先是魏學會以戰不克意欲招劉東暘許朝令殺拜父
子遣卒葉得新往而四人方約同死不可間遂折得新
脛寘之獄至是傑入城賊乃昇得新見傑告以用間謀
殺事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被繫不遣而學會以賊求
撫爲之請奉旨切責 六月巡撫葉夢熊自甘州攜神

礮火器四百車至更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兵千人自備糗糧詔嘉其忠調赴甯夏于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丁未竝逼城下博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貴率參將馬孔英先登赴敵擊套寇却之遂拜入城禽斬百十七人先是拜日就珠爾圖帳中商計調度至是入城不得出套部不得拜亦不敢渡河深入會梅國楨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麇集軍勢大振賊嬰城自守國楨樹受降旗于城南而賊實無降意 癸丑官軍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

爲礮石擊却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上南城翌日游
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入城皆爲礮
箭擊却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戚欽武生張遐齡百戶
姚欽約爲內間夜半四面烽火並舉城下兵趨上而譙
樓火蚤發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
縋城召外兵不至欽復亟跳城下呼救而賊早覺已盡
縛趙承光戚欽等殲之然自是城中糧且盡賊氣益喪
矣攷異丁未官兵集城下見明史本紀大事記系之是
月二十日其雲梯攻城在二十五日皆六月事也三
編系雲梯攻城于癸丑
卽二十五日事今據之秋七月癸酉免陝西通賊
甲戌倭陷朝鮮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掠府庫八道幾盡

沒旦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爲
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李昞以興復大義揚言大
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游擊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
兵祖承訓渡鴨綠江援之敗績承訓僅以身免中朝震
動

攷異

明史稿系倭侵朝鮮于四月壬寅入王京于五
月明史但書其五月陷王京之事證之朝鮮傳倭犯

在五月陷王京在七
月今據本傳分書之

甲申給事中許子偉劾魏學會

惑于招撫師久無功詔罷學會三邊總督以葉夢熊代

之賜劍如故時夢熊在軍與學會定議水攻甯夏城西

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塔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

渠紅花渠

三編質實金波湖在甯夏府北三塔湖在甯
夏府東北三十里觀音湖在甯夏府西北九

十三里紅花渠在甯夏府南五里形如金底遂遶城築堤長千七百丈

決水以灌城中先是博拜遣義子克埒該舊作克出求

援于珠爾圖即著力李如松訶知狀遣兵追斬之並其

從騎二十九級獲符令箭已而套部章圖哩即莊禿賴

與布色圖一作巴什圖合部落三萬先犯定邊

小鹽池別遣宰桑舊作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

三編實實沙湃口在甯夏西北為博拜聲援麻貴等分擊之游擊龔子

敬圍賊十重卒力戰死然套部竟解散去賊援絕官軍

乃決大壩水詔尋逮學會下獄八月己巳以兵部右

侍郎宋應昌經畧備倭軍務時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尙

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執禮甚卑行長給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星頗惑其言假惟敬游擊赴軍前竝資以金爲行間計 己酉詔天下督撫舉將才以備邊用 是月朔甯夏城外水深八九尺城東西崩百餘丈賊數遣小艇挖堤洩水李如松等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城中民擁賊求招

安未幾套寇復以萬餘騎至張亮堡如松力戰手斬士卒縮胸者寇竟敗去追斬百二十餘級移以示城中賊賊始震懼 九月己未參將楊文提浙兵至苗兵莊浪兵俱至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薛永壽等約內應官軍陽調舟筏擊北關博拜子承恩及許朝果趨北關鏖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卒掩南關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遂畢登總督葉夢熊入城勞苦百姓承恩等見南關下氣盡奪乃亟縋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許諾益治攻具 壬申甯夏賊平先是南關既下葉夢熊欲使博拜之黨自相殺乃遣部下王機密以蠟書

行間時承恩雖求撫猶據其大城墻門斷塹守益固有
賣油李登者跛而眇負瞿歌于市曰癰之不決而狃于
瘠危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禎聞之曰是可使也
召登授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博拜有安
塞功今與鼠輩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乏所使以
登殘民不駭視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則殺
劉許自贖卽不聽願死麾下承恩猶豫許之登趨而出
間道詣東陽朝亦各致劄曰將軍奈何與人嬰禍且鎮
卒幾何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孔雀而鬪羣鵠所恃不
過套援不記演武臺上彼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爲貴智

者以能審時度勢轉禍爲福也東陽朝亦心動自此互相猜疑官軍圍愈迫東陽朝遂誘殺承恩黨土文秀承恩亦用其黨周國柱誘東陽朝殺之開門降于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一城遂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甯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博拜家博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博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博拜首生得博拜中子承寵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

入城問慰宗室士庶甯夏平

張異甯夏賊平于九月壬申大事記紀事本末以爲

十六日者是也其浙兵之至諸書系之是月初三日三編目中特書已未蓋是月丁巳朔也是役諸書所記皆有月日可据三編統系之平甯夏賊目中然自冬十月以後中間月分亦分書之皆本三大征記

月丁亥畿南五府災詔蠲振有差 壬寅命李如松提

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竝其弟如

柏如梅皆充禦倭副總兵官援朝鮮也時甯夏平而朝

鮮倭患方棘乃趣如松統諸道兵尅期東征初如松提

督陝西軍務自以權任重不欲受總督制事輒專行尙

書石星言非制上乃下詔申飭至是新立功氣益驕與

經畧宋應昌不相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冑庭謁出

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
已 是月振浙江河南被災諸府竝蠲田租 十一月
戊辰上御午門受甯夏俘禮畢磔博拜于承恩于市誅
其黨錄功進李如松都督蕭如薰署都督同知于世蔭
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俱予世蔭惟魏學會僅復其官
令致仕初國楨奉命監李如松軍學會上疏請令監軍
無預兵事上飭國楨如其言國楨頗銜之及國楨至軍
劾諸將觀望而以玩寇爲學會罪又言北寇數萬斷我
糧道殺慘無算而學會匿不以聞上怒遂逮學會至京
學會逮而水決城壞諸將竝登捷上如松功第一夢熊

正色國楨皆受上賞學會任事勞勩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謀夢熊因之成功于是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力爲學會解國楨亦上疏言學會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會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會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會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會上不聽旣而復官居家數年卒蕭如薰時以功授世廕妻楊氏亦被旌如薰爲將持重後更厯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欵市旣成烽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爲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文士傾貲結納取足軍

府如薰亦能詩士趨之若鶩賓座常滿妻楊氏繼妻南氏皆貴家女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軍中悉苦之如薰莫能却也一時風會所尙諸邊物力爲耗識者歎焉

是月禮部尙書李長春罷召掌詹事府禮部尙書羅萬化回部掌事 十二月甲午以甯夏賊平詔告天下

是月李如松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于營誓師渡江

論曰石星以文臣而受惟敬之紿李如松以武臣而

燭惟敬之奸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惜也如松以李應試一言而宥惟敬若使斬之則關白行長之輩固已喪膽褫魄矣紿而襲之孰與夫聲罪而討之然則碧蹄一敗如松輕敵而已先爲敵所輕也卽于其不斬惟敬見之矣

是月播州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獄論斬請以二萬金贖會倭大入寇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願自將五千人從征倭立功自贖詔釋而許之